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七　　昭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敕撰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當雪而雹故以為災而書之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合諸侯

【疏】楚子至于申　正義曰釋例班序譜稱齊桓既沒宋楚爭盟逮僖十八年盡二十七年陳與蔡凡三會在蔡上楚合諸侯蔡與陳凡六會其五在陳上莊十六年注云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衞下齊桓始霸

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然則陳實小於蔡衛桓公進陳班耳楚以大小為序不進陳班故蔡多在陳上 楚人執徐子 稱人以執以不道於其民告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嫌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

疏 注因申至胡城 正義曰傳稱楚子以諸侯伐吳則因會而遂行春秋一事而再見者皆前目而後凡計此當云諸侯遂伐吳不言諸侯者以屬晉之國鄭徐滕小邾宋皆不在行不得摠言諸侯故別序之也傳稱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則宋鄭在行亦不序者楚既慰遣彼自欲從楚人成己意遣不以告也

執齊慶封殺之 楚子欲行霸為齊討慶封故稱爵

遂滅賴九月取

鄫鄫莒邑傳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欲與俱田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二君鄭許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不易言有難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欲得諸侯睦事補闕使

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虞度也）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相助也）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弃之（弃不以為君）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

何敵之有[殆危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寇弑之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南]荊山[在新城沶鄉縣南]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也]

不闕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為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事在莊九年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丕鄭事在僖九年衞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

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
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
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自往謙辭）諸侯君
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蓋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
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
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安於小不能）
遠圖其大夫多求（貪也）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
曰如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宋盟）王

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言楚威力所能及）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逞快也求人以快意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爲下會申傳）

疏 四嶽　正義曰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　李巡曰華西嶽華山也岱東嶽泰山也恒北嶽恒山也衡南嶽衡山也釋例土地名云東嶽泰山奉高縣泰山也

南嶽長沙湘南縣衡山也西嶽弘農華陰縣西南華山也北嶽中山曲陽縣西北恒山也郭璞注恒山名常山辟漢文帝諱耳爾雅於釋山發首言此四山明其即是四嶽故注者皆以嶽解之且諸書史傳讖緯皆以岱衡華恒爲四嶽四嶽必是此四山也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岱泰衡霍二文不同者此二嶽者皆一山而二名也白虎通云嶽者何嶽之爲言桷也桷功德也應劭風俗通云嶽桷也桷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山天子巡狩至其下桷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嶽也風俗通又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嶽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是解衡之與霍泰之與岱皆一山有二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灊縣風俗通亦云霍山廟在廬江灊縣如彼

所云則霍山在江北而得與江南衡山爲一者本江南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嶽神於天柱又名天柱爲霍山故漢魏以來衡霍別耳郭璞注爾雅云霍山今廬江灊縣灊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又云從漢武帝來始有名即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之前乎斯不然也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書傳多云五嶽此傳云四嶽者中嶽嵩高即大室是也下別言之故此云四嶽　三塗　正義曰服虔云三塗大行轘轅崤澠也謂三塗爲三處道也杜云在河南陸渾縣南則以三塗爲一釋例土地名云三塗河南陸渾縣南山名或曰三塗伊闕大谷轘轅三道也傳曰晉將伐陸渾而先有事於洛與三塗先祭山川也謂三道皆非也是杜據彼十七年傳文知三塗是山非三道也　陽城　正義曰陽城山名也土地名云河南陽城縣東北山洧水所出也　大室　正義曰大室即嵩高也

將山云嵩高爲中嶽郭璞云大室山也別名外方今在河南陽城縣西北上地名云大室河南陽城縣西嵩高山中嶽也地理志云武帝置嵩高縣以奉大室之山是爲中嶽又有少室在大室之西也　注亨通也　正義曰易文言云亨者嘉之會也嘉會禮通謂之亨是亨爲通也言治民事神使人神通說故云以事神人也　注於國至爲宇　正義曰易稱上棟下宇宇謂屋簷也於屋則簷邊爲宇也於國則四垂爲宇也四垂謂四竟之邊垂　莫匡其君　正義曰釋言云匡正也孝經云君子之事上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其餘至不至　正義曰言其餘諸侯君之威力所能及誰敢不來至楚者也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　禦止也申豐魯大夫　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

〔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言不獨共公〕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大夫命婦

喪浴用冰命婦大夫妻祭寒而藏之享司寒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公始用之公先用優尊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老致仕在家者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輿人納之隸人藏之輿隸皆賤官夫冰以風壯冰因風寒而堅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周密也其用之也徧及老疾則冬無愆陽愆過也謂冬溫夏無伏陰伏陰謂夏寒春無淒風淒寒也秋

無苦雨霖雨爲人所患苦雷出不震震霆也無菑霜雹癘疾不降癘惡氣也民不夭札短折爲夭大死爲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既不藏深山窮谷之冰又火出不畢賦有餘則弃之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越散也言陰陽失序雷風爲害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於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

疏聖人至爲災　正義曰無雹謂無害物之雹雖有依時小雹不與物爲災也劉炫云既云無雹復云雖有不爲災者言有相形之勢也聖人在上無雹言必無雖有不爲災覆見無雹之

意猶論語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注陸道至藏之
正義曰釋天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孫炎云陸中也北方之宿
虛爲中也西方之宿昴爲中也彼以陸爲中杜以陸爲道
者陸之爲中爲道皆無正訓各以意言耳杜以西陸朝覿
謂奎星朝見昴爲西方中宿則昴未得見宿是日行之道
爾雅高平曰陸高平是道路之處故以陸爲道也日在北
陸謂夏之十二月也十二月日在玄枵之次小寒節大寒
中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歷云玄枵之初婺女八
度爲小寒節在危初度爲大寒中終於危十五度是夏之
十二月日在虛危也於是之時寒極冰厚故取而藏之也
周禮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詩云二之日鑿冰冲
中月令季冬冰盛水腹命取冰鄭玄云腹厚也以此知日
在北陸謂夏之十二月也　西陸朝覿而出之　正義曰
覿見也西道之宿有早朝見者於是而出之謂奎星晨見
而出冰也　注謂夏至東方　正義曰杜以西陸爲三月
日在大梁之次清明節穀雨中三統歷云大梁之初日在

胃七度爲清明卯在昴八度爲穀雨中終於畢十一度是
夏之三月日在昴畢於是之時蟄蟲已出有温暑臭殰宜
當用氷故以是時出之也歴法星去日半次則得朝見三
統歴春分日在婁四度宿分奎有十六度乃次婁則春分
之日奎之初度去日已二十度矣故春分之中得早朝見
東方也西方凡有七宿傳言西陸朝覿於傳之文未知何
宿覿也服虔以爲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
東方以是時出氷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啓氷是也服虔
又以此言出之即是仲春啓氷故爲此說案下句再言其
藏其出覆此藏出之文言其出之也朝之禄位賔食喪祭
於是乎用之即是班氷之事非初啓也安得以出之爲啓
氷也如鄭玄荅其弟子孫皓問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
之時周禮夏班氷是也與杜說異理亦通也劉炫云春分
奎星已見杜以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也杜鄭及
服三說鄭爲近之今知非者杜以西陸朝覿實是春分之
月故杜此注云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及下獻羔濟

注云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是也皆據初出其冰公始用之時也所以杜又注云謂夏之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者以此傳云西陸朝覿而出之下傳還之云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旣云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則是普賜羣臣故杜云謂夏三月又下注云言不獨共公是據普班之時也故下傳又云火出而畢賦是也然冰之初出在西陸始朝覿之時冰之普出在西陸朝覿之後總而言之亦得稱西陸朝覿而出之也劉炫不細覿杜意以爲杜旣言春分朝見又言謂夏三月以規杜失非也

其藏至取之　正義曰此傳再言其藏其出者上言取之用之之處下言藏之出之之禮也山則遠而難窮故言深山也谷則近而易盡故言窮谷也固穿也沍閉也牢陰閉寒言其不得見日其甚之處於是乎取之

注沍閉至爲災　正義曰周禮鼈人掌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龜鼈有甲蔫胡是沍爲閉也深山窮谷之冰至夏猶未釋陽氣起於下隔於冰伏積而不能出憤發或散而爲雹藏冰必取

此山谷之內積陰之氷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爲災也藏氷凌室所藏不多積陰之氷不可取盡不取川池之氷以示道達陽氣耳未必陽氣皆待此而達　其出至用之　正義曰此謂公家用之也朝廷之臣食祿在位大夫以上皆當賜之氷也其公家有賓客享食公家有喪有祭於是乎用之言其不獨共公身所用也周禮凌人云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氷鑑賓客共氷大喪共夷槃氷是公家所用氷也　注黑牡至其神　正義曰此祭玄冥之神非大神且非正祭計應不用大牲牡言黑牡黑牲當是黑牡羊也秬黑黍釋草文也啓氷唯獻羔祭韭藏氷則祭用牲黍者啓唯告而已藏則設享祭之禮祭禮大而告禮小故也月令於冬云其神玄冥故知司寒是玄冥也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從其方色也有事於氷故祭其寒神　注桃弓至尊故　正義曰說文云弧木弓也謂空用木無骨飾也服虔云桃所以逃凶也棘矢者棘赤有鍼取其名也蓋出氷之時置此弓矢於其

凌室之户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慎其事爲此禮也此傳言其出之也雖覆上文出之之文其實此出之謂二月初出之時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劉炫云此言出之覆上西陸朝覿知是火出時事二月巳啓此方用弓矢者二月啓冰始薦宗廟此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　注食肉至食者　正義曰在官治事官皆給食大夫以上食乃有肉故鄉人謂曹劌曰肉食者謀之又説子雅子尾之食云公膳日雙雞是大夫得食肉也傳言食肉之祿祿即此肉是也若依禮常所合食案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諸侯日食特牲大夫特豕士特豚則士亦肉食但彼是在家之禮非公朝常食也杜言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以明在官之食有冰耳下云自命夫命婦無不受冰謂賜之冰受以歸在家用之也　大夫至用冰　正義曰喪服傳曰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此傳與彼命婦之文皆與大夫相對故杜知是大夫妻也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

鄭玄云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内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是當喪之時特賜之冰浴訖乃設也云喪浴用冰祭寒至啓之　正義曰上巳云其藏冰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令復云祭寒而藏之與上一事而重其文者欲明獻羔而啓之還是獻之於寒神故更使藏之啓之文相對也

注謂二至冰室　正義曰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四之日即夏之二月也告神而始開冰室始薦宗廟薦神之後公遂用之俱在春分之月　注火星至月中　正義曰十七年傳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云火出而畢賦謂以火出而後賦之以火出爲始也周禮云夏頒冰謂正歲之夏即四月是也故杜兼言四月

注山人至遂劉　正義曰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知山人虞官也周禮五縣爲遂是縣爲遂之屬也　注霖雨爲人所患苦　正義曰詩云以祈甘雨此云苦雨雨水一也味無甘苦之異養物爲甘害物爲苦耳月令云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

來五穀不滋是霖雨為人所患謂之苦也鄭玄云中之氣乘之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而傷也　注震雷也　正義曰說文云震霹靂震物者釋天云疾雷為霆霓郭璞云雷之急激者謂霹靂則霆是震之別名雷出不震言有雷而不為霹靂也下云雷不發而震言無雷而有霹靂也　無菑至不降　正義曰霜雹即是菑言無此菑害之霜雹也寒暑失時則民多癘疾癘疾天氣為之故云降也　注短折至為札　正義曰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是短折為少夭之名也周禮膳夫大札則不舉鄭玄云大札疫癘也謂遭疫癘而大死也癘疾謂民病夭札謂人死故云大死為札　風不至而震　正義曰風不以理舒散而暴疾殺物雷不徐緩動發而震擊為害　注七月至宗廟　正義曰凌人十二月令斬冰月令十二月令取冰當是即以其月納於凌室也詩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即是正月矣不以鑒冰之月即納之者鄭玄云豳土晚寒故可以正月納冰言由晚寒故也上言將欲頒

賦公始用之知蚕開冰室唯薦宗廟何休膏肓難此云春秋書雹以為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雹若言古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下相與之意鄭玄箴之曰雨雹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凌人掌之月令載之豳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結滯而為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為雹雨雪而溫陽薄之則合而為霰申豐見時失藏冰之禮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耳疏謂鄭言是也申豐寄言於此以諫失政其雹不是盡由冰也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

[illegible]子[illegible]言鄭伯先待于申自楚先至會地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也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蓋啓享諸侯於此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周武有孟津之誓將伐紂也成有岐陽之蒐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康有酆宮之朝酆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有塗山之會

周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所用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謙示所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爵公故獻公禮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君子謂

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王二子之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左師子產所獻六禮楚皆未嘗行）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請王辭謝之）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言爲宗廟田獵）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并書宋大子佐知此言在會前）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

申（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楚子示諸侯侈（自奢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文）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嶽）皆所以示諸侯汏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汏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汏而愎諫（愎很也）

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惡及遠方則人弃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爲十三年楚伐其君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經所以更叙諸侯也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二國者鄭伯父於楚宋大子不得時見故慰遣之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從伐吳以使屈申荅見慰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之子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八月無甲申甲申日誤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

封唯逆命是以在此逆命謂不恭順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而從我播於諸侯焉用之播揚也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弒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弒君罪責之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中軍王所將王問諸椒舉

對曰成王克許在僖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從舉言遷賴於鄢鄢楚邑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爲許城也韋龜子文之玄孫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疏邾不會　正義曰宋之盟邾滕爲私屬不許交相見而楚召邾滕使從會者邾

滕自欲辟役不在宋盟又晉合諸侯常列於會襄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于澶淵邾滕皆在楚知其事故使召之此申之會滕至而邾不至　夏啓至之會　正義曰此六王之事唯周武王孟津之誓尚書有其事武王伐殷作泰誓三篇是也其餘五者皆書傳無文不能知其本末　注周成至西北　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其經云告爾四國多方則於時諸侯大集故謂岐陽之蒐在此時也　吾用齊桓　正義曰用會召陵之禮也自王意也服虔云召陵之役齊桓退舍以禮楚靈王令感其意是以用之　注其禮六儀　正義曰以言禮六故言其禮六儀當是會上有此六儀不知六者何謂也　注鄭伯至之異　正義曰杜知其禮同所從言之異者以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若其各異凡十二禮下椒舉云禮吾所未見者六焉故知其禮同也於公言之云合諸侯之禮於伯子男言之云會公之禮是所從言之異　武城　正義曰土地名楚之武城

在南陽宛縣北也魯之武城在泰山南武城縣也有澹臺子羽家　將墮幣焉　正義曰杜惟云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祖見不解墮之義案隱六年公羊傳鄭人來輸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然則墮是輸之義也朝聘之禮客必致幣於主據主則爲受據客則爲輸襄三十一年傳子產論幣云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是謂布幣爲輸幣也言將待輸幣之時乃相見見既在後故遣我來敢謝後見也服虔云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案禮之享幣皆令宰受不以薦宗廟雖訓爲輸義不當也

八月甲申　正義曰長歷推此年七月己未朔二十六日得甲申八月己丑朔其月無甲申而傳上有七月下有九月月不容誤故知日誤　弱其孤　正義曰崔杼弑莊公立其弟景公孤謂景公也以其幼小輕弱之　以盟諸侯　正義曰靈王卽位以來經傳不見與諸侯盟事蓋楚子自與屬楚諸侯私盟不告魯而廢寺知之

九月取鄟言易也莒亂著

丘公立而不撫鄟鄟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著丘公去疾也不書奔者潰散而來將帥微也重發例者以通叛而自來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國人謗之謗毀也曰其父死於路謂子國爲尉氏所殺己爲蠆尾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大夫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以用也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度法

也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也子產自以爲權制濟國於禮義無愆吾不遷矣遷移也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渾罕子寬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涼薄也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姬在列者在列國也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蔡偪楚曹滕偪宋鄭先衛亡偪而無法偪晉楚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產權時救急渾罕譏之

正注丘十至一年正義曰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司馬法之文也服虔以爲子產作丘賦者

賦此一丘之田使之出一馬三牛復古法耳丘賦之法不行久矣今子産復脩古法民以爲貪故謗之案春秋之世兵革數興鄭在晉楚之閒尤當其劇止當重於古不應廢古法也若往前不脩此法豈得全無賦乎故杜以爲今子産於牛馬之外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彼注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然則此與彼同賦斂家資使出牛馬又別賦其田使之出粟若今輸租更出馬一匹牛三頭是一丘出兩丘之稅案周禮有夫征家征夫征謂出稅家征謂出車徒給傜役此牛馬之屬則周禮之家征也其夫征十一而稅是與家征別　姬在至衛亡　正義曰渾罕意譏子産將言鄭之先亡故遂博言諸國亡之先後杜據世本史記作世族譜說諸國滅亡之年此下十一年楚滅蔡十三年蔡復封春秋後二世十八年而楚滅蔡也哀八年宋滅曹也滕以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鄭在春秋後五世九十一年而韓滅鄭衛在春秋後十一世二百五

十八年而蔡滅衛也楚蔡之前三則渾罕之言終亦驗矣冬吳伐楚入棘櫟麻

棘櫟麻皆楚東鄙邑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以報朱方之役

朱方役在此年秋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

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葴尹宜咎城鍾離宜咎本陳大夫襄二

十四年奔楚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然丹鄭穆公孫襄十

九年奔楚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彭生

楚大夫罷闕章龜城賴之師疏注棘櫟至櫟亭　正義曰吳來伐楚入此三邑知此三邑皆楚之東鄙故

疑新蔡縣東北有櫟亭者是此櫟也鄭有櫟邑者則河南陽翟縣是也初穆子去叔孫

氏及庚宗（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婦人閑而哭之）適齊娶於國氏（國氏齊正卿姜姓）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穆子夢也）顧而見人黑而上僂（上僂肩傴）深目而豭喙（口象豬）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徒從者）且曰志之（志識也）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饋宣伯）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先子宣伯先人）將存吾宗必召女召

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爲亂己則有今日之願蓋念言魯

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在齊生孟丙仲壬魯召之立爲卿襄二年始見

經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私子問其姓問有

子否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豎

牛五六歲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

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豎小

臣也傳言從夢未必吉有寵長使爲政爲家政公孫明知

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

子明取之國姜孟仲母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仲壬田於丘蕕丘蕕地名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欲使從己孟不肯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際接也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饗大夫以落之以豭豬血釁鐘曰落既具具饗禮具使豎牛請日請饗日入弗謁謁白也出命之日詐命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丙牛又

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萊書公御士名仲與之私遊觀於公宮公與之環賜玉環使牛入示之

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而何如何叔孫曰何爲怪牛言曰不見既自見

矣言仲已自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

飢渴授之戈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欲使杜洩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言求食可得無爲去豎牛蓋豎杜洩力不能去故辭以免

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寘置也个東西廂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示若叔孫已食命去之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三日絕糧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叔孫婼也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憎洩不與己同志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叔孫車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

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左不便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舍置也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在襄二十四年夫子謂叔孫王思舊勳而賜之路感其有禮以念其先人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自乘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孟孫爲司空以書勳勳功也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

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詛叔孫以媚季孫疏注襄二至六歲正義曰穆子還魯傳無歸歲襄二年始見於經疑是其年新還也成十六年傳云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於時豹猶在魯疑其因使而遂奔齊蓋自鄭過魯而去故得宿於庚宗成十六年出奔襄二年始還凡經五年故豎牛五六歲能奉雉也計豎牛至襄二年四歲也杜言五六歲者豎牛見穆子未必即以還年見之　曰唯　正義曰曲禮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鄭玄云應辭唯恭於諾　故怒至逆之　正義曰怒者怒其妻也忿其母遂及其子其子在齊成長而後逆之歸魯非謂逆其妻也　強與孟盟　正義曰孟雖適妻之子叔孫未立為嗣豎牛欲

亂其室望已有之未應即欲爲適使孟事已強與盟者欲
其與已同心使已得專恣耳　注際接至接見　正義曰
釋詁云際接捷也郭璞曰捷謂相接續也大夫將立適子
必須接見同寮季武子立紇飲大夫酒是其事也孟丙未
與大夫交接故爲之作鐘因落鐘令與相見　注以豭至
曰落　正義曰說文云釁血祭也雜記釁廟之禮云雍人
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是釁祭之法以
血塗落之知落之即是釁也雜記又曰凡宗廟之器其名
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是知以豭豬之血也記稱宗廟之器
成乃釁以豭豚此叔孫爲孟作鐘非是宗廟之器亦釁之
者周禮小子職曰釁邦器及軍器鄭玄云邦器謂禮樂之
器及祭器之屬此鐘是禮樂之器故釁也　使豎牛　正
義曰孟不自請使豎牛者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
宮鄭玄云異宮者崇敬也以其異宮故使豎牛　牛謂至
見矣　正義曰而如同是語辭故注云而何如何牛謂叔
孫曰以仲見君何問何故以仲見君也叔孫怒其言故曰

何爲牛曰不將仲見君乎若不將見則旣自見君矣言不待父命所以怒叔孫也大夫立子爲適必自見之於君宣十四年申舟見犀而行定六年樂祁見溷而行是其事也或曰賢牛謂叔孫曰令將仲見君其事如何叔孫以己見病故怪之曰何爲以下同　注寘置至西廂　正義曰禮置器物於地皆謂之寘是寘爲置也月令天子居左个右个是个爲東西廂也　吾子至書勲　正義曰杜注是叔孫家臣故稱己君爲夫子工正是司馬之屬官也季孟亦有屬官共書其事但季孟身在不假言屬以叔孫已亡取屬官爲徵故兼言之所以司徒書名者周禮大司徒掌十二教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祿故司徒書名定位號也司馬與工正書服者周禮夏官司馬其屬有司士掌羣臣之政亦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工正雖不屬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馬書服也案周禮司勲屬夏官今司空書勲者春秋之時又是諸侯之法不可盡與禮同　注誣汝至季孫　正義曰季孫因叔孫之弱欲四分公室已

取其二故誅去中軍暨牛云夫子固欲去之是誣叔孫以媚季孫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軍楚殺其大夫屈申書名罪之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城防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泉魯地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

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勑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簡擇取二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以書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之柩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

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 皆在襄十一年 受其書而投之 投擲地 帥士而哭之 痛叔孫之見誣 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 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 季孫命杜洩 命使從西門 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 從生存朝覲之正路 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 遷易 也羣臣懼死不敢自也 自從也 既葬而行 善杜洩能辟禍 仲至自齊 聞喪而來 季孫欲立之南遺曰

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邑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從於亂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析也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

關之外(齊魯界上關)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己為功勞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不以餓死語昭子)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夷䷣(離下坤上明夷)之謙䷎(艮下坤上謙明夷初九變為謙)以示卜楚丘(楚丘卜人姓名)曰是將行(行出奔)而歸為子祀(奉祭祀)以讒人入其名

日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離爲日夷傷也日明傷日之數十甲至癸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皁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以當王食日爲二公位旦日爲三卿位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融朗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爲謙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旦乎故曰爲子杞莊叔卿也卜豹爲卿故知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爲日爲鳥離變爲謙日

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於日爲未融於鳥爲垂翼象曰之動故曰君子于行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且位在三又非食時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離艮合體故於人爲言艮爲言敗言爲讒爲離所焚故言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離變爲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敗故必讒言純離爲牛易離上離下離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

其名曰牛離焚山則離勝辟世亂則巽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也醫牛非牝牛故不吉

謙不足飛不翔謙道沖退故飛不遠翔垂不峻翼不廣峻高也翼垂下故不能廣遠故曰其爲子後乎不遠翔故知不遠去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且曰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爲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卦體蓋引而致之

䟽舍中軍卑公室也　正義曰襄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是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減已稅以貢於公國民不復屬於公公室彌益卑矣是舍中軍者三家所以卑弱公室也作中軍卑公室之漸舍中軍卑公室之極初作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云作者舊有二軍今更增一軍人數不足故揔皆渾破各毀其乘足成三軍故云作三軍此則唯舍中軍分中軍之

衆屬上下二軍其上下二軍依舊不動故唯云舍中軍也

劉炫云四分公室制法別耳還作三軍不得言舍三軍

注罷中至軍名　正義曰魯之軍名傳無其號晉作三軍

爲上中下則魯之三軍亦當然也其廢中軍之後上下二

軍分爲四分哀十一年齊師伐魯傳稱孟孺子泄帥右師

冉求帥左師冉求季氏宰也又言叔孫武叔退而蒐乘更

無別稱知自以叔孫爲軍名也　注取其令名　正義曰

取其令名者季孫實欲自厚令諸大夫識論似若己之不

與取其令善廉絜之名也劉炫以爲施者舍也臧者善也

成諸臧氏取其令名也其二家謂叔孟非謂於臧二氏也

初作至卑焉　正義曰將述其舍倒本其初初作中軍謂

襄十一年也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民皆分屬三家就中

減以與公令公自稅取也季氏盡征之不減入於公令盡

屬於己也叔孫氏臣其子弟明其更有父兄以一家之內

有此四品叔孫氏則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己捻

舉所屬之人悉皆如此若捻計父兄之數不足以子弟添

父兄若子弟不足以父兄添子弟大率半屬於公半屬於己以父兄歸公者尊公室也孟氏則於子弟之中而取其半於一家之内或取其子或取其弟大率而言三分歸公一分入己也或以爲其軍分爲四分假以父兄子弟四分託之若以假託爲言何得云若子若弟直云叔孫氏兩分歸公兩分入己孟氏三分歸公一分入己於文簡略其事易知何須以父兄子弟虚爲假託故知不然也魯之三卿季彊孟弱縱使如此差之季氏猶應以一分歸公言盡征之者季氏專恣也　及其至擇二　正義曰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於孟孫獨取其半爲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　注不以至正門　正義曰叔孫餓死而諱言葬鮮知不得以壽終者名之爲鮮言年命鮮少也叔仲帶得以此言告季孫則季孫知賢牛餓殺叔孫矣而不討者季孫利其禍而已得專故舍之而不討也杜洩云卿喪自朝知西門非正門　注從生至正路　正義曰服虔云言卿葬三辭於朝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楨幹君

之股肱必過於朝重之也案檀弓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是君當就家之無造君朝之禮且杜泄不欲從西門所競道路耳假令自朝而去猶得更從西門不須言自朝也故杜以自朝爲從生存朝覲之正路蓋以西門幽辟故欲從正路而出南門　大庫之庭　正義曰十八年傳梓愼登大庭氏之庫是魯城内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謂之大庭氏之庫此言大庫明是彼也此言之庭庭是堂前地名仲壬在此庫之庭前豎牛欲攻之此庭非大庭也　使亂大從　正義曰杜云使從於亂服虔云使亂大和順之道　注披析至見罪　正義曰昭子若知豎牛餓殺其父則當顯加誅戮不應直以殺適立庶爲大罪也若昭子知殺不殺則昭子有大罪矣仲尼不宜善其不以立己爲功勞也是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但言見罪仲尼又據其見言而善之

遇明夷之謙　正義曰離下坤上爲明夷離爲日坤爲地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夷者傷也日在地中光不外發則爲

明傷也艮下坤上爲謙艮爲山象曰地中有山謙以高下
下謙虛之義　楚丘至餒死　正義曰此先略言卦意有
此四事也是於是此子也將出奔而歸爲國卿奉子叔孫
之祭祀也并以讒人入而其名曰牛然此子終以餓死也
牛在國生云以入者去時未有來而有之以讒人入其家
非從外國入既已略論此意乃復具釋爻辭爻辭云明夷
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此三
辭之間無爲祀之意但卦名明夷故先推卦名求爲祀之
義也先行後歸始得爲祀然後推演爻辭得其行去之象
又論不食讒言之事爻辭之內亦無名牛故別於離卦以
求牛名推演爻之三辭既訖乃復更推卦體以終爲祀之
言故曰其爲子後以摠結前言也　注日中至其位　正
義曰七年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彼即歷言從王至臺
十等之目此傳既云十時十位位以王公卿爲三日以中
食旦爲三日上其中知從中而右旋配之也晡謂食也餔
晡謂日西食時也日昳謂蹉跌而下也隅謂東南隅也過

隅未中故爲隅中也若據時之先後則從旦至食乃至於中宜以左旋爲次今傳以配十位從中而右旋者以人之道高以下爲基貴以賤爲本欲從賤而漸至於貴也若從中左旋則位乃漸退非進長之義故右旋也

注融朗至旦乎　正義曰明而未融則融是大明故爲朗也釋言云明朗也樊光云詩云高朗令終日月光明是朗爲大明也據卦離下坤上日在地中之象又文變爲謙謙是卑退之意日未出而又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旦也若於易之明夷據日入之後故明夷彖云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此傳明夷據日未出前者以日未出與日巳入皆日在地下其明不見故各取象爲義也

注離爲至于飛　正義曰說卦離爲日爲雉雉爲鳥也離之一卦爲日爲鳥日爲高明鳥爲微細今日之謙退不得高明下當微細是日光不足故當鳥也

注明夷至而行　正義曰卦有六位初三五奇數爲陽位也二四上耦數爲陰位也初

與四二與五三與上位相值爲相應陽之所求者陰陰之
所求者陽陽陰相值爲有應陰還值陰陽還值陽爲無應
明夷初九陽爻在奇是得位也所應在四四爲陰爻是有
應也居得位而物應之是君子象也初九在明傷之世有
大難也居謙下之位卑退也以此知將辟難而行也
注旦位至不食　正義曰位當三而時在旦是三日象也
旦又未至食時非食時則無可食故曰三月不食也　注艮
爲言　正義曰說卦云成言乎艮故艮爲言也　注易離
至爲牛　正義曰純離者言上體下體皆是離也易離卦
云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爲牛明夷初九無此牛象但明夷
初卦下體是離故轉於純離之卦求牛象　謙不至後乎
正義曰其爻辭唯云君子于行無還之義故復推此爻於
鳥爲飛不翔翼不大知其不能遠
去行必當歸故曰其爲子後乎　楚子以屈申爲
貳於吳乃殺之造生貳心以屈生爲莫敖生屈建子

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汜菟氏皆鄭地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傳言楚強諸侯畏敬其使

疏 注傳言至其使 正義曰聘禮云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惟芻禾如彼禮文唯當餼之而已今鄭伯親勞是鄭畏楚也相三年傳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尚公不自送昏禮父母送女不下堂今晉侯親送女至邢丘是敬楚也此兼領上文故云諸侯畏敬其使

公如晉即位而往見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禮揖讓之禮晉侯謂女叔齊

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懿伯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鄆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

公謀終始者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爲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疏注往有至贈賄 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及聘事畢乃云賓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覲幣聘既如此朝亦當然其朝據大行人上公三勞主國使下大夫勞于畿卿勞于遠郊主君自勞于近郊其去贈賄無文聘尚有賄明朝亦然但禮文不具耳其文據公去言故云往有也贈據晉言故云去有也

民食於他 正義曰言公如民然求食於他也其時四分公室民皆屬三家一家稅以貢公公仰他給食自無食也

思莫至其終 正義曰羣臣思慮無在公者不爲公圖謀

其終言其終必禍敗無為謀者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河南城皋縣東有大索城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汏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汏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復行從而不失儀從順也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汏

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刖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爲司宮加宮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珪以爲信享覜有璋享饗也覜見也無朝聘而享見也臣爲君使執璋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子曰

述職大有巡功天子巡守曰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言務行禮宴有好貨宴飲以貨爲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飧有陪鼎熟食爲飧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入有郊勞賓至逆勞之於郊出有贈賄去則贈之以貨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失朝聘之好之道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在宣十二年言兵禍始於城濮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在成十六年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

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為備誰其重此言怨重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麇羣也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成趙武之子吳荀偃之子羊舌肸之下祁

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爲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縣

(大數也羊舌四家共二縣故但言彊家)長轂九百(長轂戎車也縣百乘)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帥之(伯中行吳)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失昏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遠啓還)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之多知)亦厚其禮

韓起反鄭伯勞諸圉圉鄭地名辭不敢見禮也

奉使君命未反故

疏奉吾至二國　正義曰朝聘之禮享用幣帛致國之所有送女雖則非聘亦以幣帛通意焉故云奉吾幣帛慎吾威儀也信當守而無失故云守之以信也禮當勉力履行故云行之以禮也禮無不敬故以敬為始也始敬則終亦敬終恐其情故云思終也思終亦思始終始無有不可復行之事行必得理使皆可復行也曲從則失儀從而不失儀不曲從也過敬則無威敬而不失威不妄敬也聖人教訓之辭用之以通意故言道之也聘使舊故之法奉承以致命故言奉之也用先王之禮以成其交好故言考之也量二國形勢以傳通時事故言度之也皆準事為文　注刖足使守門　正義曰周禮掌戮云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則守門者當以墨也知不以韓起為墨者楚子意在辱晉必將加之重罪墨是刑之輕者知其必非墨

也且欲以叔向爲宮刑明都刑亦次宮也莊十九年傳稱鬻拳自刖楚人以爲大閽知此亦是刖也欲以叔向爲司宮爲奄官之長則韓起爲閽閽亦欲令爲門官之長刑若鬻拳故以鬻拳之刑解之　朝聘有珪　正義曰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朝有珪也又曰瑑圭璋璧琮以規聘是聘有珪也聘用圭璧共飾雖與君同其長降君一等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諸侯朱綠繅八寸問即聘也鄭玄云九寸上公之圭也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鄭云互相備者言諸侯相朝與朝天子同也遣使聘天子與諸侯同也彼典瑞及聘禮記聘圭八寸據上公爲文耳公之使既降公一等知侯伯之使當瑑圭六寸子男之使當瑑璧四寸考功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規聘亦謂上公之聘也其實子男君臣用璧云朝聘有圭者據公侯伯言之

注珪以爲信　正義曰鄭玄典瑞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

神曰器瑞符信也用持朝聘所以為信故執之　享規有璋　正義曰鄭氏先儒以為朝聘之禮使執玉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規見也謂行享禮以見主國之君也案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云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侯伯子男享王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公侯伯於諸侯則享用璧琮子男於大國享君琥以繡於夫人璜以黼此云享規有璋者據上公享后言之所以特舉享后者舉璋與圭相對其實享禮圭與璧琮琥璜皆有令檢杜注意義則不然謂主國設酒食以饗賓賓則執璋以行禮故云享規有璋注云享饗也破享獻之享為饗食之饗杜必然者以此傳下云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皆論饗禮及饗宴之事故破享為饗饗即大行人三饗三食三宴之類是也但饗禮既亡執璋無文耳故杜云臣為君使執璋則詩云奉璋峨峨尚書大保秉璋以酢之類是也　注諸侯至述職　正義曰孟子云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

者巡所守也諸侯朝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其意言諸侯職在治國家事天子以時入朝述脩其所職也天子職在土諸侯撫下民以時巡守省視其功勞也　設机至不飲　正義曰朝聘之禮有設几進爵之時朝禮雖亡而聘禮有其略也聘義曰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是言務在行禮不敢倚机不敢飲酒也　注宴飲至所無　正義曰謂主國宴賓以貨財爲恩好謂衣服車馬在客所無者與之也明年晉享季武子重其好貨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禮之加宴好詩序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是也　注殽食至殷勤　正義曰聘禮賓始入館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鄭玄云食不備禮曰飧飪孰也其鼎實如饔餼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是飧有陪鼎鄭以飧禮小饔餼禮大故云食不備禮曰飧言饔餼備而飧不備也杜以

餼生而飧熟故云熟食爲飧聘禮又云君使卿韋弁歸饔
餼五牢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鄭玄云陪
鼎三牲臐膷膮也陪之庶羞加也服虔云陪牛羊豕鼎
故云陪鼎周禮掌客云凡諸侯之禮上公飧五牢饔餼九
牢侯伯飧四牢饔餼七牢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是朝聘
皆有飧也案聘禮歸饔餼五牢於賓館飪一牢鼎九設于
西階前牛鼎一羊鼎一豕鼎一魚鼎一腊鼎一腸胃鼎一
膚鼎一鮮魚鼎一鮮腊鼎一凡九鼎從北向南而陳又有
陪鼎三其一曰膷鼎牛臛也在牛鼎之西其一曰臐鼎羊
臛也在羊鼎之西其一曰膮鼎豕臛也在豕鼎之西其陪
所設當西階之內廉腥二牢陳于東階之前南陳牢別七
鼎無鮮魚鮮腊也并上飪一牢所謂死牢三又餼二牢陳
于門內之西是卿之饔餼五牢案鄭注掌客其子男饔餼
五牢與卿同其腥鼎加鮮魚鮮腊牢別有九也其陳設如
卿之禮侯伯饔餼七牢死牢四飪一牢在西腥三牢在東
餼三牢在門西其陳設如子男之禮上公饔餼九牢死五

牢餼一牢在西腥四牢在東饔四牢陳于門西其陳皆如侯伯之禮也大行人註云爵卿也則飧三牢饔餼五牢爵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　以敗於鄢　正義曰以上文類之當註云言兵禍始於邲而不註者從可知也　韓須受命而使　正義曰三年傳云韓須如齊逆少姜是受命出使之事　皆韓起庶子　正義曰賈逵云然杜依用之杜以上箕襄邢帶食邑於箕邢故爲韓氏之族叔禽叔椒皆連叔爲文羽又稱子事似兄弟故云皆韓起庶子劉炫以爲叔禽等亦是韓起之族既無明證而妄規杜氏非也　四族至四人　正義曰家語孔子曰銅鞮伯華不死天下其定矣其人名亦字伯華食邑於銅鞮叔魚名鮒見於十三年傳叔虎見於襄二十一年傳於時虎已死今得數叔虎者雖身死其族猶在故傳不言羊舌四人而云四族明指其族也據傳文叔向兄弟四人有叔虎按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疑季夙即是虎也故服氏數伯華叔向叔魚季夙劉炫以爲叔虎於時已死別有季夙而規杜氏非也

韓氏至彊家　正義曰杜以家縣爲一故并韓賦七邑
與羊舌四族乃爲十一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族族
有一縣則又大多故以爲四家共二縣也劉炫以爲韓須
是起之門子不必更稱家去韓須之外韓氏唯有六家并
羊舌四族故爲十家也今知不然者以傳歷序韓襄爲公
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卽云箕襄以下皆大家故知韓須
在其內也又韓賦七邑則韓須有邑既有其邑自然稱家
哀二年傳曰上大夫受縣論語云百乘之家家卽縣也劉
以爲韓須不得爲家家不得稱縣以爲韓氏六家羊舌四
家爲十家而規杜氏非也　長轂　正義曰考工記車人
云兵車乘車輪崇六尺六寸田車輪崇六尺三寸兵車轂
長三尺三寸又云大車半柯長尺半是短也　何不可之
有　正義曰啓彊發首言可此云何不可之有言其可也
紹上可之言服虔云何不可之有如是大不識文勢　叔
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　正義曰王欲譏叔向以爲敎樂
以其所不知不解之處試之而竟不能王之所爲叔向悉

解故杜云叔向之多知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自爲逆也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授子產政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爲不義莒人愬于晉愬魯受牟夷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閒暇也乃歸

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討受牟夷）不設
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嫌君臣異故重發例）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
櫟麻之役（役在四年）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
汭（會楚子）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
（瑣楚地）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從吳師也）遽
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廬江舒縣有鵲尾渚）楚子以馹
至於羅汭（馹傳也羅水名）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

犒勞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
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
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
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言足令龜知此龜
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
滋敝邑休怠休解也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
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
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完堅

備其可以息師（息楚之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言常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乃弗殺

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

汝清南懷汝清皆楚界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觀示也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善有備

【疏】今君至釁鼓 正義曰言今君奮起威嚴如天震電盛爲瞋怒虐執云云是也 難易有備 正義曰言知楚爲患難則吳易有防備也 且吳社稷是卜 正義曰恐楚王言女既云言何故今欲被殺故言此以塞之 國之守龜 正義曰又恐王言龜既言吉而使人故殺則是龜不信故反言此以荅之

秦后子復歸於秦元年奔晉景公卒故也終五稔之言

經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疏注弃同盟　正義曰益姑以襄二十四年即位二十五年盟于重丘魯杞俱在二十九年又杞子來盟是弃同盟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無傳宋華合比出奔衛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疏注合比至罪之　正義曰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合比請殺之求媚於大子而欲殺君之寵臣是事君不以道也以此而自取奔亡故書名以罪之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

也〔魯怨杞因晉取其田而今不廢喪紀故禮之〕大夫如秦葬景公禮

也〔合先王士弔大夫送葬之禮〕疏 注合先至之禮 正義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三十年傳文也釋例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禮過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折之諸侯之喪大

夫弔卿共喪事夫人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猶過古制故公

子遂如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

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書他國之葬必須魯

會三以示奉使非卿則不書於經此皆丘明之微文也

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使詒

子產書〔詒遺也〕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為己法〕

今則已矣〔已止也〕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

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閑防也糾之以政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勸從教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聳懼也教之以務時所急使之以和說以使民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施之於事爲涖斷之以剛義斷恩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

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僞弗可爲矣爲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十年立謗政作丘賦在四年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

末法將以請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詩頌言文王以德爲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作儀法爲天下所信孚信也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爲徵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也僑不才

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箴戒為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也周五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刑器鼎也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

疏 注鑄刑書於鼎 正義曰傳直言鑄刑書知鑄之於鼎者二十九年傳云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彼是鑄之於鼎知此亦是鼎也 注臨事至爭端 正義曰尚書伊訓云先王肇修人紀制官刑儆于有位又穆王命呂侯訓夏贖刑作呂刑之篇其經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

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據此二文雖王者相變條數不同皆是豫制刑矣而云臨事制刑不豫設法者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恕臨其時事議其重輕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令不測其淺深常畏威而懼罪也法之所以不可豫定者於小罪之間或情有大惡盡皆致之極刑則本非應重之罪悉令從其輕比又不足以創小人也於大罪之間或情有可恕盡加大辟則枉害良善輕致其罰則脫漏重辜以此之故不得不臨時議之準狀加罪令鄭鑄之於鼎以章示下民亦既示民即爲定法民有所犯依法而斷設令情有可恕不敢曲法以矜之罪實難原不得違制以入之法既豫定民皆先知於是倚公法以展私情附輕刑而犯大惡是無所忌而起爭端也漢魏以來班律於民懼其如此制爲比例入罪者舉輕以明重出罪者舉重以明輕因小事而別有大罪者則云所爲重以重論皆不可一定故也

閑之至其淫　正義曰義者宜也合於事宜閑謂防衛也閑之以義防衛之使合於事宜也政者正也齊正在下糾謂舉治也糾之以政舉治之使從於齊正也禮當勉力履行故行之以禮也信當守而勿失故守之以信也仁心所以養物故敎之以仁也位以序德祿以酬勤有德能勤則居官食祿制爲祿位以勸其從順敎令也其有犯罪則制之刑罰故嚴斷刑罰以威其驕淫放佚也嚴斷言其不放舍也對文則加罪爲刑收贖爲罰散則刑罰通也閑之以下皆言在上位者行此事治民也　懼其至以剛　正義曰此上言行事此又言用心言雖行上事懼其未從敎也故復勞心以撫之於文中心爲忠如心爲恕謂如其己心也事親事君遠及諸物宜恕以待之不得虛詐忠是萬事之本故陳忠恕之事以訓誨之行善得善行惡得惡舉善惡之行以恐懼之時之所急民或不知故敎示之以當時之務居上位者失於以威迫人故使之以和當和說以使之臨涖一也臨謂位居其上俯臨其下涖謂有所施爲臨

撫其事臨謂平常之時涖謂當事之時居上位者失於驕
慢臨之以敬言常共敬以臨之其監於行事者失於解倦
涖之以彊言當彊力以臨之柔而少決爲政之病故斷之
以剛彊此云斷之以剛即上嚴斷之義屛而威而畏剛謂
情無私此皆論心故重言之　注聳懼也　正義曰釋詁
文也彼作竦音義同　注蒞之於事爲涖　正義曰涖亦
臨也而與臨別文故解之周禮肆師稱涖卜曲禮云涖官
春秋書涖盟皆謂當其事而臨之故云蒞之於事爲涖則
臨謂平常涖謂當事以此爲異故別文也若散而言之涖亦
臨也故論語云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是也　注義斷恩
正義曰喪服四制云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
尚書胤征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斷獄者
皆當義斷恩　猶求至使也　正義曰以剛以上雖率意教
人猶爲未善更求聖哲王公之上制明察大夫之官法忠
誠信著之長則慈愛溫惠之師教用此四法以教民民於
是乎可任使也　注權務至畏上　正義曰刑不可知威

不可測則民畏上也今制法以定之勒鼎以示之民知在上不敢越法以罪已又不能曲法以施恩則權柄移於法故民皆不畏上　注因危至巧偽　正義曰法之設文有限民之犯罪無窮爲法立文不能網羅諸罪民之所犯不必正與法同自然有危疑之理因此危文以生與上爭罪之心緣徼幸以成其巧偽將有實罪而獲免者也　注夏商至以制　正義曰夏商之有亂政在位多非賢哲察獄或失其實斷罪不得其中至有以私亂公以貨枉法其事不可復治乃遠取創業聖王當時所斷之獄因其故事制爲定法亦如鄭鼎所鑄遵舊施行言不能臨時議事以制刑罪也　注周之至九刑　正義曰準夏商所作當爲文武周公之制不以聖王名刑而謂之九刑者蓋周公別爲此名故稱之耳　注言刑至之世　正義曰三辟謂禹刑湯刑九刑也辟罪也三者斷罪之書故爲刑書皆是叔世所爲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始盛之世議事制罪叔世不復能然乃取上世決事之比作書以爲後法其事是始

盛之世作書於衰亂之時也服虔云政衰爲叔世叔世踰於季世季世不能作辟也　注制參至末法　正義曰制參辟鑄刑書是一事也爲其文是制參辟勒於鼎是鑄刑書也三代之辟皆取前世故事制以爲法子產亦取上世故事故謂之制參辟言其所制用三代之末法非謂子產所作還寫三代之書也子產蓋亦采取上世所聞見斷獄善者以爲書也　詩曰至四方　正義曰周頌我將之篇祀文王之樂歌也杜言文王以德爲儀式刑法也則儀式刑三者皆爲法也言以德爲儀式法者是文王之德也由其以德爲法故能日日有安靖四方之功也服虔云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此解於文便於杜也　又曰至作乎　正義曰大雅文王之篇也服虔云儀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爲萬國所信也亦便於杜　民知至於書

正義曰端謂本也今鑄鼎示民則民知爭罪之本在於刑書矣制禮以爲民則作書以防民罪違禮之愆非刑書所

禁故民將棄禮而取徵驗於書也刑書無違禮之罪民必棄禮而不用矣　終子至敗乎　正義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於天下懸示兆民秦漢以來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日而無律也爲當吏不及古民僞於昔爲是聖人作法不能經遠古今之政何以異乎斯有旨矣古者分地建國作邑命家諸侯則亦世相承大夫亦子孫不絶皆知國爲我土衆實我民自有愛吝之心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設法以待刑臨事而議罪不須豫以告民自令常懷怖懼故仲尼叔向所以譏其鑄刑書也秦漢以來天下爲一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己有懦弱則爲殿負彊猛則爲稱職且疆域闊遠戶口滋多大郡竟餘千里上縣數以萬計豪橫者陵蹈邦邑桀健者雄張閭里故漢世酷吏專任刑誅或乃肆情好殺成其不撓之威違衆用己以表難測之知至有積骸滿穽漂血丹野郅都被蒼鷹之號延年受屠伯之名若復信其殺

伐任其縱舍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意不得不作法以齊之宣衆以令之所犯當條則斷之以律疑不能決則讞之上府故得萬民以察天下以治聖人制法非不善也古不可施於令令人所作非能聖也足以周於用所謂觀民設教遵時制宜謂此道也　若吾子之言　正義曰若如也誠如吾子之言也　吾以救世也　正義曰當時鄭國大夫邑長蓋有斷獄不平輕重失中故作此書以令之所以救當世也　注象類至致災　正義曰作刑書以示民教民使爭罪故謂之爭辟火出而象之象類也謂以類相感而致災也同氣相求易文言文也周禮司爟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鄭玄云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爲之是火星未出不得用火今鄭火未出而用火以鑄鼎及火星出則相感以致災服虔云鑄鼎藏爭辟故令出火與五行之火爭明故爲災在器故稱藏也　夏

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　謝前年受牟婁邑不見討　晉侯享

之有加籩籩豆之數多於常禮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貺賜也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夫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懼以不堪爲罪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以加禮致驩心對曰寡君猶未敢未敢當此加也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宴好之貨

疏注周禮大夫三獻　正義曰周禮卿五獻大夫三獻故鄭注掌客爵卿也饗餼五牢爵大夫也

饔餼三牢獻視饔餼之數故言大夫三獻也若依古禮大
小國之卿皆五獻大夫三獻故聘禮侯伯之卿出聘饔餼
五牢獻同饗餼之數至春秋之時唯大國得從古禮故昭
元年鄭人享趙孟注云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其次國
以下卿則從大國大夫之禮故令武子云得貺不過三獻
周禮無此文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獻
各如其命數典命云公侯伯之卿皆三命知其當三獻也
大夫卿之摠名故注云三獻也　今豆有加　正義曰上
言加籩此言豆者籩豆並加互舉其一也　寡君猶未敢
正義曰魯侯爵禮當七獻上文唯言享有加籩止知加於
常禮不知幾獻籩豆未必過七獻
也言寡君猶未敢當此者謙耳　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公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媚大子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為盟處而告公曰合

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衞旣盟子比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衞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欲得合比處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聞合比欲納華臣公使代之代合比爲右師見於左師左師向戌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夫謂華亥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言人亦不能愛女詩曰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毋使也女其畏哉爲二十年

華亥出奔傳

疏詩曰至斯畏　正義曰大雅板之篇凡伯刺厲王之詩也言宗子之固惟若城也即謂宗子爲城言宗人當固之毋使此城傾壞傾壞則女獨矣女既獨此必有所畏懼也

六月丙戌鄭災終士文伯之言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年送女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相鄭地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言弃疾共而有禮以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鄭伯見子皮如上卿如見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降殺以兩禁

芻牧采樵不入田不犯田種不樵樹不采蓺蓺也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劇也舍不爲暴主不慁賓慁患也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辟邪也衷正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詩小雅言上教下效從我而已焉用效人

之辟書曰聖作則逸書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爲

則無寧寧也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

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傳言叔向知禮疏注共而有

禮　正義曰見如見王是共也辟不敢見是禮也　不樵樹不采藝　正義曰不樵樹不伐樹以爲樵爇不采藝不采

所種之菜果　不抽屋不強匄　正義曰服虔云抽裂也言不毀裂所舍之屋也匄乞也不就人強乞也　秋

九月大雩旱也徐儀楚聘于楚儀楚徐大夫楚

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洩伐徐遠洩楚大夫

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

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房鍾吳地獲宮廄尹弃疾鬬韋龜之父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歸罪於薳洩不以敗告故不書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弔爲吳所敗

疏且弔敗也　正義曰如上注不以敗告故不書而得弔敗者本自爲聘聞敗因弔之故言且也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告盟主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士匄晉大夫相爲介得敬逆來者之禮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晏子曰不入燕有君

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爲明年盟齊平傳 疏 士句相士鞅 正義曰世族譜以王正爲雜人諸本及王肅董遇注皆作王正俗本或誤爲士句此人不當與士鞅之父同姓名而爲之介也

經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 疏 注暨與至可知 正義曰暨與釋詁文也此直言暨齊平不知誰與齊平穀梁傳云以外及內曰暨謂此爲魯與齊賈逵何休亦以爲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沂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于虢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案經例即燕與齊平當書燕

魯與諸侯平皆言暨下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公不在國故齊無來者據經言之賈君爲得杜則從許說也故兩載其說意從賈解其所疑去前年冬齊伐燕文接此春間無異事故不云燕省文也又此年稱齊暨燕平之月傳所舉經文知此是燕與齊平也釋例曰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七年春而平冬春相接間無異事省文故不重言燕猶桓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因書寔來也傳以其不分明故杞見齊燕平之月以正之也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無傳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

疏注公將至舊好 正義曰魯與齊鄰公遠適楚慮其或來侵伐遣使與之盟尋舊好也案經婼之如齊在公如楚下杜言將適楚者叔孫婼非公命則不得書經明是公未發時命之公發後始去杜言將見此意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

卒元年大夫盟于虢衛侯惡卒〻正義曰穀梁傳曰鄉曰衛齊惡今日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注云不奪人名明臣雖欲改君不當聽也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人重父命也父受名于王父王父卒則稱王父之命名之曲禮云卒哭乃諱鄭玄云敬鬼神之名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譏此事也然則此君卒哭之後臣當辟其諱曲禮云君子已孤不更名當舍名而稱字　注元年大夫盟于虢〻　正義曰虢會不盟而言盟者令尹圍請讀舊書加於牲上雖不爲載書亦以名告神與盟同也

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齊伐燕燕人賂

之反從求平如晏子言癸巳齊侯次于虢虢燕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敝器瑶甕玉櫝之屬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晳齊大夫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鄭縣入易水燕人歸燕姬嫁女與齊侯賂以瑶甕玉櫝斚耳不克而還瑶玉也櫝匱也斚耳玉爵也

〔疏〕齊求之正義曰傳云齊求之自言其平之意下云盟于濡上是其平之事也下言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則是燕先發意而言齊求之者齊若志在伐燕不當在竟久次久次而不行即是求之之狀也燕必知其意乃行成耳 注濡水至易水

正義曰今案高陽無此水也水源皆出於山其出平地皆是山中平地燕趙之界無泉出者未知杜言何所案據

注瑤玉至玉爵　正義曰孔安國尚書傳云瑤美石此云瑤爵玉櫝與玉別文亦似非玉杜以瑤爲玉者詩毛傳云瓊瑤美玉則瑤之爲物在玉石之間與玉小別故或以爲石或以爲玉瓊是玉之美名詩以瓊瑤爲玉故毛言美玉耳周禮醢人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齊醢菹醬實之則甕是小器當以瓦爲之以瑤爲甕故爲寳也論語云龜玉毀於櫝中是櫝爲盛物之匱也明堂位云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鄭玄云斝畫禾稼也斝是爵名文承王櫝之下明亦以玉爲之言耳者蓋此器旁有耳若今之柸故名耳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析羽爲旌王旌游至於軫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

宮納亡人以實之[章華南郡華容縣]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王將飲酒[遇其歡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經略]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濱涯也]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

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

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爲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爲恭靈王張本遂赦之赦無字

疏 注析羽至於軫　正義曰析羽爲旌周禮司常文也鄭玄云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旌於

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然則干首有羽羽為旌名遂以旌為旗㣲其垂至軫者謂游至軫非羽至軫也禮緯稽命徵云禮天子旗九刃曳地諸侯七刃齊軫大夫五刃齊較士三刃齊首周禮節服氏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鄭玄云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杜以楚雖僭號稱王未必即如天子不應建大常旌曳地故以諸侯解之言王旌游至於軫謂楚王旌也蓋建交龍之旗而游至軫耳然諸侯之旌短於王旌二刃大夫之旌亦短於諸侯之旌二刃案周禮軫去地四尺較去軫並五尺五寸而禮緯云諸侯齊軫大夫齊較於事為疑不可知也　芋尹　正義曰芋是草名哀十七年陳有芋尹蓋皆以草名官不知其故　天子至正封　正義曰莊二十一年注云略界也則此略亦為界也經營天下以四海為界界內皆為己有故言略有四海謂有四海之內也天子界內天子自經營之故言經略也諸侯封內受之天子非己自營故言正封謂不侵人不與人正之使有定分　詩

曰至王臣　正義曰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云溥
天之下云云鄭箋云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矣
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率土之濱者地之形勢水多於
土民居水畔故云循土之涯也　王臣至臣臺　正義曰
文十八年傳云舜臣堯者謂舜爲臣以事堯也此云王臣
公者謂上以下爲臣文同而意異也公者五等諸侯之摠
名環齊要略云自營爲厶八厶爲公言公正無私也大夫
者夫之言扶也大能扶成人也士者事也言能理庶事也
服虔云皁造也造成事也輿衆也佐皁舉衆事也隸隸屬
於吏也僚勞也共勞事也僕僕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微
名也此皆以意言之循名求義不必得本故杜皆略而不
說　注僕區刑書名　正義曰引其言戒刑法知是刑書
名也名曰僕區未知其義服虔云僕隱也區匿也爲隱亡人
之法也　注行善至汝水　正義曰文王之法所以得天
下言行善法所以得爲天子也僕區之法所以封汝言去
盜賊所以大啓封疆也哀十七年傳曰彭仲爽申俘也文

王以爲今乃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是文王啓疆至汝水　背武至淵藪　正義曰此在尚書武成篇也武王既克殷歸至于豐乃陳伐紂之事告於諸侯言將伐之時以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是言天下罪人逋逃者以紂爲主集而歸之如魚入深淵獸奔藪澤也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爲落臺今在華容城內　大宰遠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遂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鎭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

命于蜀蜀盟在成二年衡父公衡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廟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冀魯朝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四王共康郟敖及靈王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如楚臨康王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在哀喪故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皇暇也言有大喪多不暇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趾足也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

蜀之敢望（言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如蜀復有質子）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伐之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請問也）公將往夢襄公祖（祖祭道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鄭伯勞于師之梁鄭城門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僖子仲孫貜及楚不能荅郊勞爲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

疏 注宮室至城內 正義曰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鄭玄云言露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然則不釁似無祭而杜言宮室始成祭之爲落者以其言落必是以酒清落之雖不如廟以血塗其上當祭中霤之神以安之 日我至北望 正義曰日謂往日也嬰齊與魯盟于蜀事在成二年共王之初共王即望魯朝故言往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也蓋過注無日字謚法既過能改曰共 寵靈至貺矣 正義曰言開其恩寵賜以威靈以及楚國以明受命于蜀之事不虛致令君之嘉惠於楚即是寡君受貺矣 注祖祭道神 正義曰詩云韓侯出祖仲山甫出祖是出行必爲祖也曾子

問曰諸侯適天子與諸侯相見皆云道而出是祖與道爲一知祖是祭道神也周禮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鄭玄云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又聘禮記云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鄭玄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爲行始也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是說祖軷之事也詩云取羝以軷謂諸侯也天子則以犬故犬人云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是也大夫用酒脯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凶惡衛大魯小

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也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於是有災魯實受之〔災發於衛而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感日食而問詩〕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謫譴也〕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擇賢人〕二曰因民〔因民所利而利之〕三曰從時

順四時之所務 【疏】注衛地至降婁 正義曰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在地封域必當天星之分但古書亡失鄭注保章氏引堪餘云寅析木燕也卯大火宋也辰壽星鄭也巳鶉尾楚也午鶉火周也未鶉首秦也申實沈晉也酉大梁趙也戌降婁魯也亥娵訾衛也子玄枵齊也丑星紀吳越也秦漢以來地分天次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娵訾之次一名豕韋故云衛地豕韋也三統歷娵訾初日在危十六度立春節在營室十四度雨水中終於奎四度也降婁初日在奎五度驚蟄節在婁四度春分中終於胃六度也此時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但閏有前却不知日在何度而食也言去衛地如魯地蓋始入降婁之初耳 詩所至不臧 正義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注云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又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作此此云彼者師讀不同也 對曰至之災 正義曰

士文伯緣公之問設勸戒之辭言人君爲政不善可以感動上天則自取譴責於日月之災以日食之災由君行之所致也昏義云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教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此傳彼記皆是勸戒辭耳日月之會自有常數每於一百七十三日有餘則日月之道一交交則日月必食雖千歲之日食皆豫筭而盡知寧復由教不脩而政不善也此時周室微弱王政不行非復能動天也設有天變當與天下爲災何獨衛君魯卿當其咎也若日食在其分次其國即當有咎則每於日食必有君死豈日食之歲常有一君死乎足明士文伯言衛君魯卿之死不由日食而知矣人君者位貴居尊志移心溢或淫恣情慾壞亂天下聖人假之神靈作爲鑒戒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鳴之以鼓柝射之以弓矢庶人奔走以相從嗇夫馳騁以告衆降物辟寢以哀之祝幣史辭以禮之立貶食

夫樂之數制入門發朔之典示之以罪己之宜教之以脩德之法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為勸戒知達之士識先聖之幽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不可專以為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世之學者宜知其趣焉

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為孟孫守不可謝息僖子家臣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挈缾汲者喻小知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夫子謂孟僖子從公如楚雖吾子亦有猜焉言季

孫亦將疑我不忠

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有罪若之不楚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僖晉間隙可復伐杞取之吾與子桃魯國卞縣東南有桃虛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萊柞二山乃遷于桃謝息遷也晉人為杞取成不書非公命

疏注前女至杞田　正義曰下云君之在楚於晉罪也知晉人以此故復來治杞田也宋之盟云晉楚之從交相見今復恨者於時不免楚意為此盟耳私心不欲諸侯向楚又

無辭可以禁之故內懷恨而治其田楚子享公于新臺章華臺也使長鬣者相鬣鬚也欲光寵魯侯好以大屈宴好之賜大屈弓名既而悔之薳啟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言齊晉越將伺魯而取之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傳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



使長鬣者相　正義曰吳楚之人少髯故選長鬣者相禮也　注大屈弓名　正義曰賈逵云大屈寶劍可以為劍大屈金所生地名服虔云一曰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於章華之臺與大曲之弓既而悔之薳啟彊見魯

（[illegible]也使歸之大歷與大曲也）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衰晉為盟

玄孫佐天子祀羣神韓子祀夏郊祀鯀晉侯有間閒差也賜

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所貢

疏今夢至寢門正義曰諸本皆

作熊字賈逵云熊獸也說文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釋獸

云羆如熊黃白文孫炎引書云如熊如羆則熊似豕之獸

即今之所謂熊是也釋獸又云熊虎醜其子狗李巡曰熊

虎之類其子名狗則熊獸似虎非熊也又釋魚云鼈三足

能樊光曰鼈皆四足今三足故記之彼是鼈之異狀張衡

東京賦云能鼈三趾梁主云鯀之所化是能鼈也若是熊

獸何以能入羽淵但以神之所化不可以常而言之若是

能鼈何以得入寢門先儒既以爲獸今亦以爲熊獸是也

汲冢書瑣語云晉平公夢見赤熊闚屏惡之而有疾使問

子產子產言闚屏櫓必是獸也張叔皮論云賓爵下革田鼠上

騰牛哀虎變鯀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傳立潛通賦

云聲伯忌瓊瑰而弗占兮晝言諸而暮終亂正沈辭以樹

福兮叧告凶而命窮黃毋化而爲黿兮鮭䰟變而成熊二
者所韻不同或疑張叔爲能著作郎王劭云古人讀雄與
熊者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傅玄用新音張叔亦作熊也
案詩無羊與正月及襄十年衛卜禦寇之繇皆以雄韻陵劭
言是也　注鯀禹至見祀　正義曰祭法云夏后氏禘黃
帝而郊鯀言郊祭天而以鯀配是夏家郊祭之也殷周二
代自以其祖配天雖復不以鯀配郊鯀有治水之功又通
在羣神之數并亦見祀通夏世爲三代祀之也祭法又曰
夫聖王之制祀也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鯀
鄣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是言
鯀有大功而歷代祀之也祭法又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
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
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
王而宗武王家語子羔問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虞夏
祖宗異代者孔子曰殷周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則其他所
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異代亦可以無疑矣周人愛召公

禮故其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哉　注言周至羣神　正義曰祭法曰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然則鯀非晉地之神晉人不合祭之也但周室既衰晉爲盟主得佐助天子祭祀羣神故不祀鯀而鯀爲祟也晉語說此事云昔者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晉侯疾間是言晉當繼周得佐天子祀羣神也僖三十一年傳云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杞鄫何事然則杞是夏後自當祀相衛不祀相而晉祀鯀者相無功唯子孫當祀鯀則列在祀典天子祀之故晉繼周當祀鯀　杞夏郊　正義曰言祀夏家所郊者故注云祀鯀

方鼎　正義曰服虔云鼎三足則圓四足則方　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　豐施鄭公孫段之子　三年晉以州田賜段　曰

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禄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宣子辭子産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荷擔也以微薄喻重貴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禄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

是免澂邑於炎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傳言子產貞而不諒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田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以賜樂大心也

疏 注傳言至不諒 正義曰貞而不諒論語文也貞正也諒信也既受晉邑卒而歸之是正也知宣子欲之而言畏懼後禍是不信也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襄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年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甲也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

助子晳殺伯有壬子六年三月三日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
氏黨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
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
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
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爲大夫使有宗廟子大叔問其故
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
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孔不爲厲問何爲復立洩子產曰說
也爲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

存誅絶之後者以解説民心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

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不媚不信説而後信之不信民不從

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軍佐趙成曰

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

魄魄形也既生魄陽曰魂陽神氣也用物精多則

魂魄強物權勢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

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

為淫厲強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婦賤身況良霄我先君穆

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腆厚也抑諺曰蕞爾國蕞小貌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魂魄所馮者貴重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敏

疏 注公孫段豐氏黨 正義曰劉炫云段即豐氏當言駟氏黨字之誤以規杜氏今知非者段爲豐氏傳有明文杜既注傳無容不委蓋後人轉寫之誤劉君雖規未必是杜之失

子產至國說 正義曰言立公孫洩者所以解說民心也伯有作亂而死不應立其後祀今立良止民必怪之爲伯有之身無義立後而圖謀自解說於民也解說者以子孔

良霄俱被誅殺今并立二人言若國家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不為妖鬼亦良止也以此解説民心　從政至媚也

正義曰反之謂反正道也媚愛也從其政事治國家者有所反於正道以取民愛也反正道者子孔誅絕於道理不合立公孫泄今既立良止恐民以鬼神為惑故反違正道兼立公孫泄以取媚於民令民不惑也段與帶之卒自當命盡而終耳未必良霄所能殺也但良霄為厲因此恐民民心不安義須止遏故立祀止厲所以安下民也何休膏肓難此言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鬼神為政必惑衆故不言也今左氏以此令後世信其然廢仁義而祈福於鬼神此大亂之道也子產雖立良止以託繼絕此以鬼賞罰要不免於惑衆豈當述之以示季末鄭玄荅之曰伯有惡人也其死為厲鬼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尚書五行傳六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有尚德者附和氣而興利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由此也為厲者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月令民多厲疾五行

傳有禦六厲之禮禮天子立七祀有大厲諸侯立五祀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弭其害也子產立良止使祀伯有以弭害乃禮與洪範之事也子所不語怪力亂神謂虛陳靈象於今無驗也伯有爲厲鬼著明若此而何不語乎子產固爲衆愚將惑故并立公孫泄云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產達於此也　人生至曰魄　正義曰人稟五常以生感陰陽以靈有身體之質名之曰形有噓吸之動謂之爲氣形氣合而爲用知力以此而彊故得成爲人也此將說淫厲故遠本其初人之生也始變化爲形形之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矣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之曰魂也魂魄神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形氣既殊魂魄亦異附形之靈爲魄附氣之神爲魂也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爲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是魄在於前而魂在於後故云既生魄陽曰魂魂魄雖俱是性靈但魄識少而魂識多孝經說曰魄白也魂芸也白明白也芸芸動也形有

體質取明白爲名氣唯噓吸取其動爲義鄭玄祭義注云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是言魄附形而魂附氣也人之生也魄盛魂强及其死也形消氣滅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以魂本附氣氣必上浮故言魂氣歸于天魄本歸形形既入土故言形魄歸于地聖王緣生事死制其祭祀存亡既異別爲作名改生之魂曰神改生之魄曰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于上神之著也是故魂魄之名爲鬼神也檀弓記延陵季子之哭其子云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爾雅釋訓云鬼之爲言歸也易繫辭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以骨肉必歸于土故以歸言之魂氣無所不通故以不測名之其實鬼神之本則魂魄是也劉炫云人之受生形必有氣氣形相合義無先後而此云始化曰魄陽曰魂是則先形而後氣先魄而後魂魂魄之生有先後者以形有質而氣無質尋形以知氣故先魄而後魂其實並生無先後也　注陽神氣也　正義曰以形有質故爲

陰魂無形故為陽旣以化表形故以陽見氣氣為陽知形為陰互相見也　用物至魄强　正義曰魂旣附氣氣又附形形彊則氣强形弱則氣弱魂以氣彊魄以形彊若其居高官而任權勢奉養厚則魂氣彊故用物精而多則魂魄彊也　注物權勢　正義曰物非權勢之名而以物為權勢者言有權勢則物能備物謂奉養之物衣食所資之揔名也　是以至神明　正義曰此言從微而至著耳精亦神也爽亦明也精是神之未著爽是明之未昭言權勢重用物多養此精爽至於神明也　從政三世　正義曰子良子耳良霄三世皆為卿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耆相困以酒　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　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馬師頡出奔公孫鉏代之為馬師與子皮俱同一族　齊師還自燕之月在此年二月　罕朔殺罕魋　魋子皮弟　罕朔奔晉韓宣

子問其位於子產問朔可使在何位子產曰君之羇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降多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馬師職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爲子產故使降一等不以罪降

疏注相尚至以酒正義曰相尚以奢食無度也相困以酒飲無度也罕朔殺罕魋正義曰公孫鉏子展之弟展生子皮鉏生罕朔朔是子罕之孫禮

謂之從父昆弟 使從嬖大夫 正義曰下文數游楚云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不尊貴也則嬖之大夫亦是下大夫子產云朝亞大夫也今晉侯使朝之下大夫故杜云爲子產故使降一等不以罪降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 睦和也 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 賊人孫林父其地戚也 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 詩小雅鶺鴒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不可自舍 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威畏也言有死喪則兄弟宜相懷思 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 不相弔恤 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

衛之嗣嗣新君也衛必叛我是絶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傳言戚田所由還衛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簡公王卿士也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陟登也恪敬也帝天也叔父謂襄公命如今之哀策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圉周之先也爲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

疏詩曰至急難　正義曰小雅常棣之篇也以鶺鴒之在原喻兄弟之急難也鶺鴒水鳥也今而在原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也喻人當居平安之世今有兄弟在急難相救之情[illegible]不能自息

含也但鳥有飛行可言人之不能自含無狀可言耳 注鶺鴒鶗渠 正義曰釋鳥文郭璞曰雀屬 注陟登至哀策 正義曰陟登恪敬釋詁文也周禮所云上帝皆是天也如今之哀策者漢魏以來賢臣既卒或贈以本官印綬近世或更贈以高官褒德叙哀載之於策將葬賜其家以告柩如今之哀策謂此也 注二國至命者 正義曰案周本紀高圉是公劉玄孫之孫高圉生亞圉亞圉大王亶父之祖也並爲殷之諸侯今王追命襄公而云不忘二國知其亦是受殷王追命此杜以意言耳二圉之受追命無文也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 不能相儀荅郊勞以此爲已病 乃講學之 講習也 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 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 召其大夫 僖子屬大夫 曰禮人之幹也無禮

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

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及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共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俯共於傴傴共於僂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其共如是人亦不敢侮慢之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於是鼎中為饘鬻饘

饘鬻爲言至儉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紇武仲也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得以壽終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詩小雅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疏注孔丘年三十五當言三十四而云五正義曰蓋相傳

淚耳 注孔子六代祖 正義曰家語本姓篇云宋襄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也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皋夷父夷父生防叔防叔辟華氏之偪而奔魯生伯夏伯夏生梁紇梁紇即生孔子也 饘於至余口 正義曰釋言云餬饘也郭璞云糜也又云鬻糜也孫炎曰淖糜也然則餬饘鬻糜相類之物稠者曰糜淖者曰鬻餬饘是其別名將糜向口故曰以餬余口猶今人以粥向帛黏使相著謂之餬帛 注聖人王考父 正義曰聖人謂殷湯也不當世謂不得在位爲國君也上文具言考父之德知此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得在世當大位者止謂正考父也既是聖人之後而又有明德身無貴位必慶隆子孫故言其後必有達人謂知能通達之人於夫子身爲大夫乃稱夫子以時仲尼未仕不得稱爲夫子以未仕之時爲仕後之辭是丘明意尊之而失事實陳桓未死言謚亦此類也 注共宫敬叔 正義曰說南宫氏也敬謚也叔字也又字容也

字括也名說一名紐單獻公棄親用羈獻公周卿士單靖公之子頃公之孫羈寄客也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襄公頃公之父成公獻公弟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伯瑕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衞侯武子皆卒故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各異時民心不壹政教殊事序不類有變易官職不則治官居職非一法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詩小雅言不同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

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乙詩曰至事國 正義曰小雅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或燕燕居息燕燕安息貌或盡瘁事國盡力勞病以從國事此作憔悴蓋師讀不同 歲時日月星辰 正義曰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周曰年李巡曰載一歲莫不覆載也孫炎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年穀一熟也言歲即年也時謂四時春夏秋冬也日謂十日從甲至癸也月從正月至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謂日月所會一歲十二會從子至亥也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謂此六物也大歲所在十二年始帀故為十二歲 辰而

莫同　正義曰東南隅有辰也大火謂之辰也又有日月之會辰也又北方有辰星也日月會謂之辰者辰時也言日月聚會有時也　故以配日　正義曰言辰無常所分在十二以十幹配之明非一所也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姜氏宣姜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元孟縶弟夢時元未生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烝鉏子苟史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協合也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年婤姶

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跛也）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令蓍辭）遇屯䷂（震下坎上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嘉善也）遇屯䷂之比䷇（坤下坎上比屯初九爻變）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曰屯元亨）成子曰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元）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善之長也）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足跛非全人不可列爲宗主）且其繇曰利建侯

繇卦辭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今以位不定卜嗣得吉則當從吉而建之也二卦皆云謂所得屯卦皆有建侯之文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弱足者居跛則偏弱居其家不能行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跛利居元吉利建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靈公元也疏注夢時元未生正義曰知者傳曰婤姶生孟縶即

云成子夢若巳生訖當云婣始生孟縶及元然云孔成子
夢且說夢以下乃云晉韓宣子聘歲生元明未生也　之
足不良　正義曰當斷不良爲句能行向下讀之知者案
二十年杜注云縶足不良故以官邑還豹是也　之比
正義曰所以上也無變者皆遇少爻故也　二卦皆云
正義曰謂前卜元之二卦非謂後卜縶之卦也　注外傳
云　正義曰外傳云者國語引大誓也古文尚書大誓具
有此文此傳之意取大誓也杜不見古文故引外傳解之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七